

方言文创火爆背后: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

□王志高

一只“说”武汉方言的小鸟玩偶“蒜鸟”成为新晋“土特产”，从去年9月问世以来已卖出超过10万只，甚至远销海外。近期，“要么羊”“一鹅”等新品方言玩偶亮相武汉商圈，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纪念品。方言文创的兴起带动了文旅消费，更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方言文创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既是文化消费的新趋势，也是地方文化自信的鲜活体现。过去，方言常被视为“土气”或“不入流”，甚至有人担心方言的消亡。然而，如今的年轻人却以玩梗、调侃的方式，让方言焕发新生。无论是武汉话的“蒜鸟”，还是东北话的“老铁”，这些方言梗被赋予趣味性和情感价值，成为连接地域文化与大众的桥梁。方言文创的成功，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非只能严肃传承，它同样可以以轻松、幽默地融入现代生活。

更深层次看，方言文创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重新发现与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人曾担心地方特色会被同质化淹没。但事实

上，越是开放的时代，人们越渴望寻找独特的文化归属感。方言作为最直接的地域文化符号，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性格与生活哲学。武汉人的不较真儿、四川人的幽默、东北人的直爽，都通过方言生动呈现。年轻人对方言文创的追捧，本质上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寻根。这种自发的情感共鸣，远比刻意的文化推广更有生命力。

此外，方言文创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新思路。传统的旅游纪念品往往千篇一律，缺乏个性，而方言文创则以其独特的在地性和互动性脱颖而出。游客购买“蒜鸟”，既带走一件商品，更带走一段武汉的城市记忆。这种“可玩、可听、可传播”的文创形式，让静态的文化符号变得鲜活可感。值得关注的是，方言文创的传播力远超预期——通过社交媒体，一句方言梗可能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成为城市的新名片。比如《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方言、太乙真人的四川话，都让玩家和观众印象深刻。这种“破圈”效应，正是文创产品最理想的效果。

当然，方言文创的发展仍需避免过度娱乐化或低俗化。方言的魅力在于其背后的文化底蕴，而非单纯的搞笑噱头。设计师李芒果在创作“蒜鸟”时，不仅研究《武汉方言词典》，还邀请本地市民参与录音，确保方言的纯正与情感的真实。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借鉴。若只为迎合市场而滥用方言，反而会消解其文化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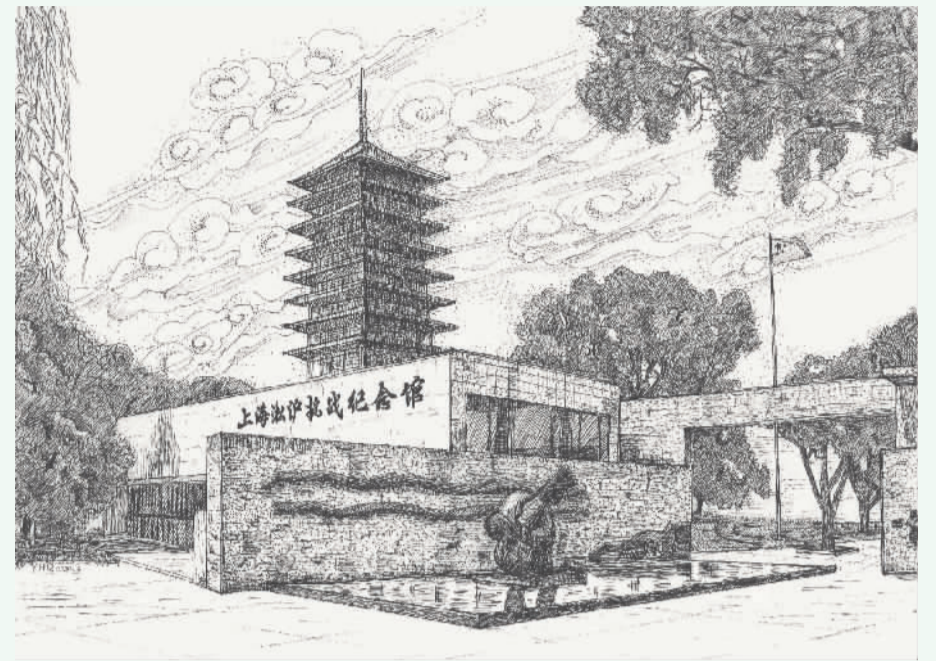
方言文创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它不必高高在上，也不必固守陈旧，而是可以通过创意与幽默，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当年轻人愿意为一句方言买单时，他们买的不仅是一个玩偶，更是一份文化认同。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活力，或许正是文化传承最可持续的方式。笔者期待更多方言文创涌现，让每一种地方文化都能自信发声，让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绘画

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余汉琴 绘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坐落于昔日上海军民浴血抗战的主战场——宝山境内，是全国唯一反映两次淞沪战役和上海十四年抗战全过程的主题纪念馆。纪念馆采用塔馆合一的建筑风格，建筑面积9223平方米，展厅面积4278平方米，室外展示区近8000平方米，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公园形成“文绿结合”“史艺结合”“馆园合一”的模式。

纪念馆自2000年1月28日建成开馆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4年8月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80家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是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上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党史教育基地、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

“浮瓜沉李”度暑夏

□刘 跃

每到夏季，瓜果是防暑降温的必备之物。然而天气炎热，瓜果的温度也不低，如果这时把瓜果放在冷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不仅能降温，还能增添其口感。古人早就深得其法，深谙其趣。

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曾写过一篇《瓜赋》，描写了他与曹植等人一起吃瓜的情景：“乃命圃师，贡其最良。投诸清流，一浮一藏。更布象牙之席，兼煎理之羹，彤彤玉之几，酌缥碧之樽。析以金刀，四剖三离。承之以雕盘，霏之以纤縠，甘逾蜜房，冷亚冰圭。”文中提到圃师摘来上等瓜果后，他们不是即刻食用，而是借助清凉的溪水来给瓜果降温。

真正让“浮瓜沉李”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他给将要就任朝歌令的吴质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其中写道：“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瓜沉李于清泉，沉李于寒水。”这就是“浮瓜沉李”一词的由来。这句话描述了在夏日炎炎时，人们将甘甜的瓜果放入清凉的泉水中，以解暑降温的场景。

后来，“浮瓜沉李”一词常被古人用来形容消暑的乐趣，出现在诗词文曲中。北宋词人柳永在《女冠子·淡烟飘渺》词中写道：“以

文会友，沉李浮瓜忍轻诺。”北宋文学家晁补之在《诉衷情·小园过午》词中写道：“还是去年，浮瓜沉李，追凉故绕池边竹。”南宋词人辛弃疾在《南歌子·新开池戏作》词中写道：“散发披襟处，浮瓜沉李杯。”元朝散曲家张可久在《卖花声·夏》曲中写道：“澄澄碧照添波浪，青杏园林煮酒香，浮瓜沉李雪冰凉。”明朝诗人王冕在《思乡》诗中写道：“黄鸡绿酒林泉下，沉李浮瓜风月前。”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浮瓜沉李”不仅具备实用功能，更是古代文人的一件雅事。

泉水清冽，用以“浮瓜沉李”当然最好，但泉水不易得，民间常用的是井水。元朝词人欧阳玄《渔家傲》词中写道：“六月都城昼长，辘轳声动浮瓜井。”这里的“浮瓜井”，就是指把瓜扔到井里浮着，吃时再用辘轳绞上来。

西瓜传入我国之后，逐渐成为普通家庭夏天常备的消暑解渴之物，人们在食用时也常用“浮瓜沉李”的方式为之降温。当代散文家汪曾祺在其《夏天》一文中用一短章写如何冰镇西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段话形象逼真，尤其用“凉”字来形容眼睛，新奇别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顾炎武有着完整系统的读书法：一是定量阅读，每日必定数，病中亦不辍。其《日知录》记载：“某日病嗽，犹强起毕《汉书》十页。”二是手自抄录，每读必抄，重要典籍皆成双本。现存《肇域志》手稿可见其批注达七层，记录不同时期的考证。三是札记实证，读书必作笔记，积三十年成《日知录》，全书1220条笔记，每条均经实地考察。如考“社仓”制度，亲访十三省二十余处仓储。四是循环温习，雇人朗读旧籍，遇记忆偏差即停校勘。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开始二十五载北游治学生涯。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载其“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每至关隘必核古籍。考《水

经注》时，他曾三访屠关，实测方位纠正郾道元之误。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方式，开创清代朴学先河。

顾炎武的自律最终升华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其《日知录》卷十三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思想观念与其治学方法一脉相承——在《日知录》编纂过程中，他坚持每条考证“必稽之于史册，验之于现状”。顾炎武临终前三日仍在修订《日知录》，其手稿现存七种修订本，见证着这位大儒将生命融入学问的终极自律。这种读书治学精神，至今仍在启示着现代学术研究者。

都有明确规定，因此“钟鸣鼎食”既是对贵族奢华生活的写照，也折射出古代森严的礼制文化。

食指大动：因美食引发的权力纷争

“食指大动”是人们对美食期待的生动表达，但这一成语来源背后，却藏着权力斗争的惊心动魄。《左传》中记载，郑国大夫子公每次食指颤动时，当天必定能吃到美味。有一次，他与子家去见郑灵公，途中食指忽然大动，到了之后发现，郑灵公正在品尝楚国进献的大甲鱼。郑灵公得知子公的“特异功能”后，故意不给他甲鱼吃，想戏弄他。子公一气之下，直接用手蘸着郑灵公鼎中汤汁尝了一口，然后拂袖而去。这一行为被视为对君主的大不敬，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秀色可餐：味觉与视觉的奇妙交融

“秀色可餐”形容女子姿容非常美丽或景物

非常优美。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晋代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诗人将女子的美貌比作可口的食物，用美食的吸引力来形容视觉上的美感。古人不仅追求食物的味觉享受，也注重菜肴的摆盘造型、色彩搭配，追求“色、香、味、形”俱全。“秀色可餐”体现了中国人对美的多元理解，将饮食与艺术、生活美学紧密相连。

莼鲈之思：美食背后的故土深情

西晋文学家张翰在洛阳为官，秋风起时他想起了家乡吴地的美食。那鲜嫩的莼菜、肥美鲜香的鲈鱼，勾起了他对故土的无限思念。他感叹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宦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莼鲈之思”从此成为思乡的代名词，表达了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由此可见，美食不光是味觉的满足，还承载着更深的情感。

母亲的称谓知多少

□刘琪瑞

《郡风·凯风》云：“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古往今来，人们对母亲的称谓可谓多矣。每一个称呼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满着对母亲的深情厚意。

萱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萱草是中国的母亲花。《卫风·伯兮》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释曰：“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谖草，即萱草。北堂，为古代主妇之居室。因此后世多以萱堂指母亲的居室，并借以指母亲，又有堂萱、萱花、萱亲、北堂萱之称。“仙萱”意思是仙界的萱草，喻指长寿的母亲。“椿萱并茂”意思是椿树和萱草都茂盛，比喻父母皆康健。

慈亲 《礼记正义》解释《礼记》称：“亲，父母也。”《说文解字注》记载：“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后来，“严亲”代指父亲，“慈亲”代指母亲。尊慈，是对自己母亲的敬称；尊堂，则是对对方母亲的尊称。古时，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母亲还被称为“内亲”。

家母、家慈 在古代，对别人谦称自己的长辈时，常冠以“家”字，如称父亲为“家父”或“家严”，称母亲为“家母”或“家慈”。敬称别人的父亲则为“令尊”，别人的母亲为“令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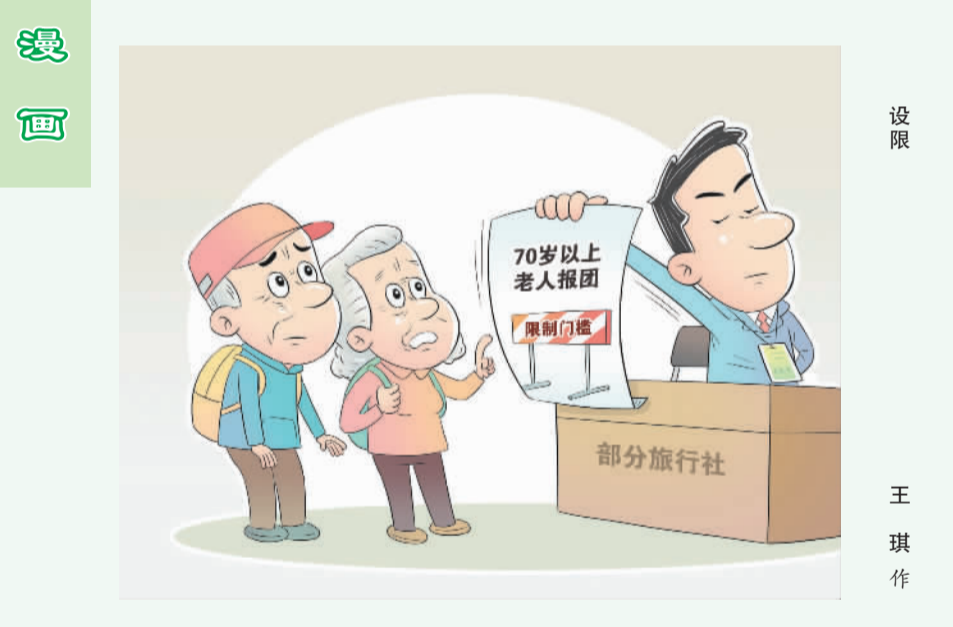
孀、娘 古汉语中，“娘”一般指年轻女子，多指少女，如蕲娘、聂娘、杜十娘等。“孀”，亦作“嫠”，是“娘”的异体字，最初指女性长辈或老年妇女，后引申为母亲的称呼。从唐朝起，“娘”与“孀”并存，成为母亲的称呼；后来“娘”逐渐取代了“孀”。

社、姐、家家、阿家 源于古代的方言和地域文化差异，母亲还被称为“社”和“姐”。在汉代，江淮一带的人通常称母亲为“社”。《淮南子·说山训》中云：“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衰。西家子见之，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这里的“社”即指母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姐，蜀谓母曰姐。”说明当时在四川地区，人们称母亲为“姐”。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对母亲的流行称呼是“家家”“阿家”。《北齐书·南阳王缵传》记载：“缵兄弟皆呼父为兄，嫡母为家家。”

太君 太君是封建时代官员母亲的封号。唐制，四品官之妻为郡君，五品为县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君。宋代群臣之母封号有国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县太君等称。

妣 在古代汉语中妣原指母亲，如《尔雅·释亲》中“父为考，母为妣”，古代启蒙识字书《仓颉篇》中“考妣延年”之说。西家子见之，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这里的“社”即指母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姐，蜀谓母曰姐。”说明当时在四川地区，人们称母亲为“姐”。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对母亲的流行称呼是“家家”“阿家”。《北齐书·南阳王缵传》记载：“缵兄弟皆呼父为兄，嫡母为家家。”

此外，还有地域特色更为明显的称谓，如阿妈（方言称谓，多流行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姆妈（方言词，主要流行在南方的吴语、赣语、湘语、淮语等地区）、老妈（口语化称呼，含调侃或亲切意味，南方地区常用）、妈咪（外来语，带有亲昵感，多见于粤语区和年轻群体）。



王琪作

顾炎武读书治学之道

□江 舟

顾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思想界巨擘。作为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顾炎武独创的治学方法对中国实证学风影响深远。梁启超曾评价他为“清学开山之祖”。

顾氏家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以监生身份拒绝出仕，潜心学问。在晚明“束书不观”的浮躁学风下，他坚持为儿孙制定特殊

唇齿留香间的美食典故

□贺 源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一道道珍馐美味滋养着味蕾，也在历史的沉淀中凝结成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将美食与故事、智慧与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之林中的独特风景。

脍炙人口：从美食到经典流传

在古代，“脍”指切得很薄或很细的鱼、肉，《礼记·内则》记载“肉腥细者为脍”。“炙”本意为烧烤，也指烤熟的肉。《诗经》中有“脍炙人口”原指美味人人爱吃，后来人们常用它来形容诗文

或事物广受赞誉。从美食的受欢迎程度，引申为对优秀文化作品的认可，体现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文化基因。

钟鸣鼎食：贵族饮食的奢华图景

“钟鸣鼎食”描绘的是古代贵族吃饭时的盛大场面。“钟”是古代打击乐器，“鼎”为古代炊具。在豪门贵族家中，击钟列鼎而食，场面奢华至极。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下“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刻画了达官显贵的富贵气象。这种饮食排场不仅是物质享受，更蕴含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的人使用鼎的数量、规格